

张学良在囚禁中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甲秀楼

张学良在囚禁中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 二 十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月

主 编：章德华

副 主 编：朱崇演

责任编辑：黄鹤普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贵州省期刊登记证第086号

贵州省教育学院实验中学印刷厂印刷

定价：1.00元

目 录

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邱秀虎(1)

张学良将军在大陆囚禁的十年……………洪波(24)

※

※

※

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时的见闻……………阎剑明(37)

张学良在溪口……………王舜祁(43)

张学良将军在郴州……………黄裕菊(49)

张学良在湘西沅陵凤凰山……………姜宏顶(52)

我和张学良将军的一段渊源……………滕蔚莹(56)

张学良将军囚禁在阳明洞……………李昌华(62)

张学良将军在修文的片断……………卓建安(65)

张学良将军患阑尾炎住院治疗经过……………程本礼(68)

张学良将军在贵阳……………童寅 剑均(72)

张学良将军在开阳……………赵福书(77)

我多次见到了张学良将军……………袁化鹏(94)

张学良将军在刘衙……………张文昌(110)

张学良将军在桐梓的两年又三个月……………庞本驹(115)

无限思念囚禁在小西湖的张学良将军……………余永贵(125)

张学良将军在桐梓的囚禁生活片断……………钱文美(130)

张学良将军在桐梓……………蓝奇(133)

※

※

※

张怀英、张怀卿怀念大哥张学良……………启 文(135)

于风至和赵一荻……………春 超(138)

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张治中(142)

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略述……………张严佛(146)

※

※

※

张学良在台湾……………袁光强(156)

张学良在台湾……………孙玉清(160)

编后……………(170)

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

邱秀虎

一、在南京孔、宋公馆里

西安事变解决以后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学良将军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与戴笠等密商后，即布置囚禁张学良将军。

我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军统局特务队调去参加看守监视张学良的警卫之一，一直从南京到贵州。

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张将军被安排住在南京高楼门宋子文的公馆里，我们也随之住在宋子文公馆中。十二月二十七日张将军在南京出门拜客，这一天他的行动还是自由的，只不过出门时一共是四部汽车，张乘一部、侍从们乘一部、南京警察厅的特务乘一部，我们特务队的便衣警卫乘一部。他的车子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这一天，张将军仍然神态自若，并没有意识到他即将被囚禁，会失去自由。

二十八日上午，张将军要乘车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去，据说是开会，我们仍然乘车同行。到了军事委员会，汽车停在门外，只有张将军进入军委会，所有随行人员都在外边等着。过了半小时，只见宪兵第二团团长沙友胜带领着一批武装宪兵由军委会出来，把随同张将军前来的侍从、秘书的枪缴去。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大家都预测要发生对张将军不利的事件，但谁也没有说话。等了两个多小时，才看见张将军神色沮丧地从军委会出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登上了

汽车。据说当他进入军委以后，才知不是开会，而是遭到“审讯”，是由以李烈钧为首的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讯的，并予以“逮捕”。

张登上汽车后，车子并未开回宋子文公馆，而是开到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这幢华丽而又很雅静的孔公馆，所有房子都是空的，孔祥熙及其家属也没有住在这里，这是事先就腾空了的。张将军被安置在二层楼的一间陈设得很漂亮的房间中，从此完全失去了自由。

看守张将军的任务，由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共同执行。军统局方面是由该局书记周伟龙（又名周道三）负责，派有军统局特务队队员十五人，由王芳南任组长。宪兵司令部方面，是由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实际上是由该部少校处员欧阳向负责。派有宪兵特高组组长七人，武装宪兵一排担任孔公馆大门和房屋周围的武装警卫。

我们对张学良将军的监视也公开了。由大门直到二楼张的住房门口，都站有武装宪兵和军统局的便衣特务，对张严密监视。楼下周围还设置游动哨。孔公馆的门外也站有武装警卫。在张房门口监视的警卫，发现张在睡觉时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垫在床上，身体就睡在这背心上，便认为这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藏有武器，但又不敢公开去检查，当向负责的特务反映后，他们便派宪兵特高组的一个组员，在张睡后翻身时去检查。当这个特务偷偷摸摸去检查时，什么东西也没查到，却被张将军发觉。张非常不高兴，大声对这个特高组组长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这就是张将军被囚禁后所讲的第一句话，可见他的心情是何等忿恨！

张在孔祥熙公馆，只住了两天。在这两天中，宪兵司令

部警务处处长丁昌和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每天都来看一下，周伟龙也来过一次。但他们只在房屋周围转了一下，并未上楼。

据说，军委会对张将军审讯后，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老奸巨滑的蒋介石，为表示其“宽宏大量”，对外耍了一个花招，下令“特赦”张学良，但又加了一个“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后语，所以“赦”是“赦”了，但张将军并没有得到半点自由。监视不惟没有取消，反而更加严密，不准张外出一步。

张将军被囚禁在孔祥熙公馆，对外是绝对秘密的，但仍然有人知道，只不过是怕蒋介石特务的监视而不敢前来探望。在二十八日那天，正值我在公馆门口值班，突然有一个身穿国民党军校军装的年轻人来到门口。他操着东北口音说：“我是张学良的弟弟，请求你们允许我去看看我的哥哥。”他用恳切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立即回答他说：“这里没有这个人！”他又再三恳求，我们仍然板着面孔生硬地回答他：“无此人！”“告诉你，没有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感到万分失望，他明白再恳求也是毫无希望的，便不再说什么话，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满眶泪水，若有所失地一直站立了一个多钟头，直到我们喊他走，才怅然离开，边走边回头看望这幢华丽的房子。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就是张将军的弟弟张学思。那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后来回到东北，他就组织和领导了东北民主联军，积极抗日，成为一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军队。

二、迁居奉化溪口雪窦山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们奉到军统局的紧急指示，要立即

把张学良迁到浙江奉化溪口去。奉化溪口是蒋介石的家乡，要把张迁到那里，目的是更便于对张严密监视。当天，军统局派了四个便衣警卫，陪同张将军乘一架专机飞到奉化，其余的人都是乘汽车去的。到了奉化，将张将军安置在溪口的武岭学校里。这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在溪口，与张会了面。在武岭学校住了两天，又把张迁到距武岭学校有五、六华里的雪窦山去。军统局先是派赵世瑞负责对张的监视，没有几天改派特务队长刘乙光负责。当时军统局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监视的组织，美其名曰“张学良先生招待所”。这个组织设有队长、队附、副官（负责经费开支）、事务员（负责给张办伙食及购买物品）。还有队员三十人，分为四个小组，担任便衣警卫。每天并派有值班人员，任务是将张的一言一行、生活情况，详细地作秘密记载，向队长汇报。军统局特务队的全称是：“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

雪窦山是我国著名的名胜之一，风景幽美，游客众多。中国旅行社在山上建筑了宽敞的房子，各项设备在当时算是高级的，房间有十几个，有寝室、会客室、读书室、洗澡间，我们全部包了下来给张住。和张同住在旅行社里的只有特务队队长刘乙光、队附许建业。距旅行社约五百公尺，便是有名的雪窦寺，庙宇宏伟，古色古香。我们特务队便衣警卫二十三人 and 宪兵一个连全部人员都住在雪窦寺中。

在雪窦山，对张将军的监视是严密的。在他的住房、饭厅、前门后门都布置有监视的人。旅行社门口有武装宪兵，放有步哨。雪窦山山麓修有一座亭子，名曰“入山亭”，是登上雪窦山的唯一要道。在这里派有宪兵一班人，配合特务队四个便衣警卫，一方面放哨，一方面对前来登山的游客进

行盘查。只要有人上山，马上用电话通知山上，好叫山上加强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游客众多的雪窦山，就逐渐冷落了。

就在张将军心情极端苦闷，精神万分颓丧的时候，张夫人于凤至来到了雪窦山，使沉寂的雪窦山气氛为之一变，活跃起来。这对孤寂苦闷的张将军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喜讯，也是精神上极大的安慰。随同张夫人来的有副官四人，其中一个叫李英杰，其余三人姓杜、于、李。张夫人还带来一个老妈子叫王奶奶。他们都是为了照顾张将军的生活而来的。不用说，张夫人他们是经过蒋介石、军统局允许才能登上雪窦山的。自从于凤至来到雪窦山后，张将军从沉默寡言变为谈笑风生，愁云密布的脸上，开始出现笑容。

于凤至在雪窦山住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张将军回到上海自己的住处去了。以后又有张将军的另一夫人赵绮霞（即赵四小姐）前来陪伴他。她和张将军感情甚笃，性格也较为开朗。在这段期间，于凤至和赵绮霞是轮流来陪伴张的。每逢周末，那面的由上海乘轮船来宁波，这边的就由宁波乘江轮去上海。她俩也曾共同住在一起过，相处得很和睦，不过时间很短。赵绮霞称于凤至为“大姐”，于凤至叫赵绮霞为“小妹”。她们对张的生活起居都很关心，尽量设法使张心情愉快。他们三人还共同出外去游玩过一、二次，都是张走在中间，于、赵在两旁。

监视张将军的特务组织对于于凤至和赵绮霞从上海来是极不放心的，惟恐他们暗中带来枪枝子弹等。当时表面上假惺惺地派副官应汉民到宁波去接于、赵，而暗中却又勾结宁波警察局在轮船码头进行详细检查，但一直并未发现于、赵带有什么“违禁物品”。于凤至最后一次住了不到一个月就

走了，后来听说到美国去，就没有再来。以后这么多年，就是赵绮霞伴随张将军度过漫长的囚禁生活。我们称于为“夫人”，称赵为“四小姐”，称张有时叫“司令”，有时称“张先生”。于凤至对人很客气。大约是一九三七年五月间，一个星期六，她由上海来雪窦山时，拿了很多物品交给特务队长刘乙光，说是她赠送给我们大家的，全体警卫人员每人得到珍珠罗翻领汗衫一件，咔叽布短裤一条，队长和队附另得派克钢笔一支。

我们这批人大都是浙江人和湖南人。因我能讲北方话，于凤至就问我是东北人。我告诉她，童年时我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由于我当时搞事务工作，她对我比较熟。记得在炎热的暑天，张将军每天外出时，我大都跟随。因为太阳暴晒，有两次我又没有戴草帽，真是汗流浹背，汗衫也脱了，结果后背晒起了水泡，疼痛难当，睡觉也极为不便。于凤至知道了，她亲自拿药膏给我擦背上有水泡的地方。这件事至今我印象还很深。

张将军身体很好，当时是一个胖子，头已经开始秃顶了。春秋天他很少穿上装，都是穿一件毛线背心或羊毛衣，下装穿灯笼裤，外出时有时加一件加克衫；夏天穿一件短袖衫衣、短裤。脚上喜穿长统翻口袜、外国进口的力士鞋。入冬后有时穿一件秋大衣，冬天喜穿长绸丝棉袍，戴鸭舌帽。在当时，有许多人来看他，我从未见他穿过整整齐齐的一套西服或中山装来接待客人。

张将军是爱好运动的，有时要在住所门口打网球，由队长刘乙光指定几个警卫陪他打。宪兵连的个别排长也陪他打。他还喜欢游泳，而且技术很好。我们警卫中有一个年轻人叫王心德，不会游泳。张有次游泳时，要他也下水游，他

执意不肯，张看见王的那个窘相，便在水中纵声大笑起来。

张将军在溪口时，书房里有三个书架，六尺高，分三层，都摆满了书；大多是哲学书籍，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杂志。这些书籍画刊，都是从上海住所运送来的。我们也给张订了几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字林西报》等。每次报纸到来时，张都要浏览一遍。他喜欢看外国画报，我们订有一种；宋子文也经常给他寄来，每次都有二、三十本。张还经常开书单，趁我们去宁波购买物品时，叫我们替他买。前一段时间，于凤至和赵绮霞轮流来时，也给他带些书刊来。凡是寄给他的书报杂志，都由军统局转来。

张将军有时喜爱开开玩笑，有一次他问我们一个叫韩庆勋的警卫：“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韩答：“我是警官学校毕业的。”张笑着说：“青岛有个警犬学校，你是山东人，我当你是那个警犬学校毕业的哩！”韩说：“哪儿有警犬学校嘛！”张越加高兴地笑了。记得一九三七年夏季快到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打了防疫针，张也打了，只有我不肯打，我说：“打针反应我受不了，我愿意害霍乱病，宁死我都不打针。”张听了后，对我开玩笑说：“你害霍乱死了不要紧，传染给我们死了，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要打哟！”说完，他就到房间里拿了两片药给我，说：“我算怕你，这是德国拜耳药厂的防疫药片，与注射打针有同样效力，又没有任何反应，快吃了吧！”他一直看着我吃了药才放心。

张将军在雪窦山的时候，国民党的一些首脑和高级官员、将领，经过蒋介石的允许，曾经到雪窦山来看望过他。与张将军的父亲是好朋友东北耆宿、国民党参政员莫德惠

老先生，也不远千里来看望他。莫老是长辈，张对他非常尊敬。会见时，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张将军象会见亲人一样，几乎掉下泪来。

还有一个特殊来宾，就是在西安事变中同宋美龄一道去西安的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他来雪窦山看望张将军时，张还特别用西餐招待了这个美国顾问。事后张说：“想不到他也跑来看我。”

凡是来看望张将军的人，大都由溪口武岭学校校长邓士萍先来电话通知，我们派轿子至入山亭迎接来宾上山。当时来看望过张的有宋子文、汪精卫、钱大钧、陈布雷、吴国桢、贺耀组、祝绍周、何柱国、宋子良、董显光……等。有的人只坐一、二小时就下山了。先后在山上被张招待吃过饭的有汪精卫、端纳、董显光、贺耀组、莫德惠、宋子文等。

宋子文上山来看张时，张陪同宋游览山上名胜。他们谈话比较随便自然，没有什么拘束。宋在山上住了一晚，晚间与张抵足长谈，第二天清晨始离去。分别时，有依依不舍的表情。于凤至带来的老妈子王奶奶后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司令同宋部长很好，宋部长的小姐在美国，我们司令的大少爷也在美国，宋部长曾有意将他的小姐嫁给我们大少爷，司令是同意的。”虽然张、宋之间的私谊是如此密切，但据我所知，宋子文来看他和带物品来，也要经过蒋介石的允许才行。

何柱国是东北将领之一，他来见张时，态度很恭敬。到饭厅就餐时，何向张立正致敬，是部下见长官的样子。张与他握手，两次请何坐，何才很谦恭的坐下。

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同张将军情谊很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

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张的情绪很好，有两次乘竹轿到山下桃园去摘桃子，他边摘边吃，连说“这味道美极了！”有一次他对邵先生说：“我在书房简直坐不住，好象屁股上有刺一样。”邵先生说：“你喜欢在外面，就多在外面玩玩吧！”

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同父异母的哥哥蒋锡侯死了，在溪口坟庄开吊。当时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都前来溪口吊孝。开吊那天，张将军也去了，队长刘乙光率队员四人跟随前往。在这段时间，国民党要人来雪窦山看张的人比较多。有些是参加蒋锡侯葬礼，顺便来看张将军的。

张将军和赵绮霞生有一个儿子，当时六岁了。这年三月间，他从美国来看望父母。这个儿子一直是寄养在美国，所以连中国话都不会说，来到雪窦山，现学中国话，讲起来非常别扭，如果他要吃蛋炒饭，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张氏夫妇很喜欢他，留他住了一个时候，仍然把他送回美国去。记得临别时，张、赵眼看着自己亲生的儿子又要离开了，谁知道什么时候再团聚呢？他们夫妇对视着，什么话也说不出。赵绮霞忍不住流了泪，当年驰骋疆场的“少帅”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都润湿了。

这年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张将军指名要到附近名胜妙高台去过节。特务组织准备了几桌菜饭，由队长、队附、便衣警卫陪同张氏夫妇到妙高台。张氏夫妇与队长、队附一桌，便衣警卫两桌。这时芦沟桥“七七事变”已经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我们祖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侵略，全国人民正在奋力抗战。这天，平常不喝酒的张将军却喝了一点酒，他看到祖国的锦绣河山，正在被日军铁蹄践踏，想到祖

国同胞，在受着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时他慷慨激昂地挥着手对我们说：“现在日本鬼子来侵略我们祖国了，我带你们打日本去！”张将军的爱国热忱，丝毫没有因被囚而消失。后来军统特务刘乙光告诉我们，张将军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去抗日，蒋介石回信不同意，叫张先生“好好读书”。接着军统局局长戴笠还来雪窦山住了两天，暗中观察张的行动。

蒋介石既然回信要张将军“好好读书”，于是，过了不久，他就以“关怀”张读书为名，派了一个姓步的老头子，来雪窦山给张当老师。大家称这位老头为“步老先生”。据说这位步老先生是满清的进士，旧学很渊博，是蒋介石特别派来教张读古书的。这当然是蒋介石要消磨张将军爱国壮志的一种手法。于是，特务组织奉命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这些平常从不读书的特务们，也居然煞有介事地买了书，准备了纸笔，参加“读书会”。参加的有队长刘乙光、队附许颖以及几个便衣警卫。张将军是主角，每天由步先生讲授一个半钟头的《论语》和《中庸》。步先生每天摇头晃脑、哼哼叽叽地在那儿大讲孔孟之道，可是张将军兴趣不浓，陪将军读书的特务们更是不知所云，“之乎也者”弄得昏昏欲睡，但还是勉强维持了六、七次。最后张实在不愿学，特务们也巴不得这个“读书会”早点垮台。在大家都不愿意的情况下，这位步老先生也感到自己这一套在这里不吃香，颇有自知之明，灰溜溜地夹着他的《论语》和《中庸》离开了雪窦山。

在雪窦山时，有一件事使张将军非常不愉快。那是三月的一天，张坐着滑杆游山归来，从坡上看见在雪窦寺庙门口有一个女人在那里指手大骂，方向是朝着我们的。当时还听不清楚她在骂谁，越走越近，骂的话已经听得清清楚楚了，

原来这女子哭骂指着的是不是别人，正是张将军。张当时很生气。后来我们了解，这女人便是在西安事变时被打死的蒋介石侍卫长蒋孝先的老婆。因她的丈夫被打死，便衔恨张。这时她是来雪窦寺给死去的丈夫做佛事的，探知张也住在这里，当见张游山归来，就破口大骂起来。张对此只是生气，什么话也没说就回房里去了。

蒋孝先的老婆在雪窦山住了一个时期，当时，军统特务组织发现监视张的宪兵团特务连连长陆文康，曾是蒋孝先的部下，对蒋的老婆特别奉承，经常去拉关系。我们见情况不对，便打电报给军统局。后来宪兵司令部就把陆文康全连调开，另调宪兵第八团第七连连长童鹤莲来配合执行监视勤务。

一九三七年十月，有一天上午九点钟左右，张住的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烟囱失火，附近又无水源，无法抢救。一时火势熊熊，不到一个小时，招待所全部被烧毁，张的东西也损失了一部分。监视张的特务组织一面立即向军统局请示如何安排，一面叫张暂时搬到雪窦寺中去住。过了两天，军统局派了宁波警察局长、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民来溪口处理。最后决定搬家，指定的地点是安徽黄山。俞济民派了八辆卡车装运人和物件，浙江省保安处派了两排人担任打前站开路，张将军坐他自己的小车。一共十辆车子离开溪口，向指定地点黄山前进。

三、在安徽黄山

我们从浙江奉化溪口出发，是在一九三七年初冬，到了安徽黄山，已觉寒气逼人。到黄山我们住在一幢新建筑房子里。房屋很大，布置也很幽雅。这是北洋军阀段祺瑞修建

的一所别墅，大门上挂着一块横匾，写着“居士林”三个大字。看来是段祺瑞打算退隐后学佛谈经的场所。这些房子原来未住人，每一间都是空空洞洞的。我们以为可以在此定居了。张将军对这“居士林”也很感兴趣，那块匾他曾看了几遍。

不料，刚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就有安徽歙县县政府的一个职员来到“居士林”，神色紧张地声言要找“军委会秘书刘乙光到歙县去接重要电话”，说是军委会打来的。刘马上到歙县，才知道这个电话是蒋介石亲自打给他的。蒋介石命令我们马上离开黄山，到江西萍乡去待命。刘回答说：“现在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钱了。”蒋介石又硬性指示，没有交通工具，就在屯溪封车；至于钱，可以向歙县县长借用。刘乙光把电话筒递给歙县县长，蒋亲自命令这个县长赶快借钱给我们，不得有误。县长接听了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吓得不敢停留，立即答应借三千元。刘乙光回到“居士林”马上与宪兵连长童鹤莲商量。这时，原来浙江保安处送我们来的车子都已回去，只剩下一部三六年造福特车。于是童就派排长韩仪带领一排宪兵随我到屯溪去封车。当我们到达屯溪时，由于日本军队已接近南京，屯溪市面秩序很乱。到哪里去封车呢？左转右转，看着再不下手，就无法封车了。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出“军事委员会”的大封条贴封了江西省公路局的客车四辆（其中一辆还是柴油车），但还不够，又封了安徽省公路局的福特卡车三辆（这三辆车正在修理厂装车身，尚未修好，也被封了）和客车一辆。在汤口镇还封了一辆私人出租的小包车，这是供游客去游览黄山用的车，因太老，途中就甩了。这次一共封了八辆车，司机、助手共十五人。本来封车人家就不愿意，还要“封人”，有的就更不